

第六十九回

心主夜間修藥物

君王筵上論妖邪

話表孫大聖同近侍宦官到於皇宮內院，直至寢宮門外立定，將三條金線與宦官拿入裏面，吩咐：「教內宮妃后，或近侍太監，先繫在聖躬左手腕下，——按寸，關，尺，三部上，——却將線頭從窗櫺兒穿出與我。」真個那宦官依此言，請國王坐在龍牀，接寸，關，尺，以金線一頭繫了，一頭理出窗外。行者接了線頭，以自己右手大指，先托着食指，看了寸脈；次將中指，接大指，看了關脈；又將大指，托定無名指，看了尺脈；調停自家呼吸，分定四氣，五鬱，七表，八裏，九候，浮中沉，沉中浮，辨明了虛實之端；又教解下左手，依前繫在右手腕下部位。

行者即以左手指，一一從頭說視畢，却將身抖了一抖，把金線收上身來，厲聲高呼道：「陛下左手寸脈強而緊，關脈澀而緩，尺脈扎且沉；右手寸脈浮而滑，關脈遲而結，尺脈數而

牢。夫左寸強而緊者，中虛心痛也；關瀉而緩者，汗出肌麻也；尺菀而沉者，小便赤而大便帶血也。右手寸脈浮而滑者，內結經閉也；關遲而結者，宿食留飲也；尺數而牢者，煩滿虛寒相持也。

——診此貴恙是一個驚恐憂思，號爲「雙鳥失羣」之證。」

那國王在內聞言，滿心歡喜，打起精神，高聲應道：「指下明白，指下明白，果是此疾，請出外面用藥來也。」大聖却纔緩步出宮，早有在旁看見的太監，已先對衆報知。須臾，行者出來，唐僧即問如何。行者道：「診了脈，如今對證製藥哩。」衆官上前道：「神僧長老，適纔說「雙鳥失羣」之證，何也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有雌雄二鳥，原在一處同飛，忽被暴風驟雨驚散，雌不能見雄，雄不能見雌，雌乃想雄，雄亦想雌——這不是「雙鳥失羣」也。」衆官聞說，齊聲喝采道：「真是神僧！真是神醫！」稱讚不已。

當有太醫官問道：「病勢已看出矣，但不知用何藥治之？」行者道：「不必執方，見藥就要。」醫官道：「經云：「藥有八百八味，人有四百四病。」病不在一人之身，藥豈有全用之理？如何見藥就要？」行者道：「古人云：「藥不執方，合宜而用。」故此全徵藥品，而隨便加減。」

也。」那醫官不復再言，即出朝門之外，差本衙當值之人，徧曉滿城生熟藥舖，即將藥品，每味各辦三斤，送與行者。行者道：「此間不是製藥處，可將諸藥之數，並製藥一應器皿，都送入會同館，交與我師弟二人收下。」

醫官聽命，即將八百八味——每味三斤——及藥碾、藥磨、藥羅、藥乳、並乳鉢、乳槌之類，都送至館中，一一交付收訖。行者往殿上請師父同至館中製藥。那長老正起身，忽見內宮傳旨，教閣下留住法師，同宿文華殿，待明朝服藥之後，病痊酬謝，倒換關文送行。三藏大驚道：「徒弟啊，此意是留我做當頭哩。若醫得好，歡喜起送；若醫不好，我命休矣。你須仔細上心，精虔製度也！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放心，在此受用。老孫自有醫國之手。」

好大聖，別了三藏，辭了衆臣，徑至館中。八戒迎着笑道：「師兄，我知道你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知甚麼？」八戒道：「知你取經之事不果，欲作生涯無本，今日見此處富庶，設法要開藥舖哩。」行者喝道：「真胡說！醫好國王，得意處，辭朝走路，開甚麼藥舖！」八戒道：「終不然，這八百八味藥，每味三斤，共計二千四百二十四斤，只醫一人，能用多少？不知多少年代方吃得

了哩！行者道：『那裏用得許多？他那太醫院官都是些愚官之輩，所以取這許多藥品，教他沒處捉摸，不知我用的是那幾味，難識我神妙之方也。』

正說處，只見兩個館使，當面跪下道：『請神僧老爺進晚齋。』行者道：『早聞那般待我，如今却跪而請之，何也？』館使叩頭道：『老爺來時，下官有眼無珠，不識尊顏，今聞老爺大展三折之肱，治我一國之主，若主上病愈，老爺江山有分，我輩皆臣子也，禮當拜請。』行者見說，欣然登堂上坐。八戒、沙僧，分坐左右，擺上齋來。沙僧便問道：『師兄，師父在那裏哩？』行者笑道：『師父被國王留住作當頭哩。只待醫好了病，方纔酬謝送行。』沙僧又問：『可有些受用麼？』行者道：『國王豈無受用？我來時，他已有三個閣老陪侍，左右請入文華殿去也。』八戒道：『這等說，還是師父大哩。他倒有閣老陪侍，我們只得兩個館使奉承。——且莫管他，讓老豬喫頓飽飯也。』

兄弟們遂自在受用一番。天色已晚，行者叫館使：『收了家伙，多辦些油蠟，我等到夜靜時，方好製藥。』館使果送若干油蠟，各命散訖。至半夜，天街人靜，萬籟無聲。八戒道：『哥哥，製

何藥趕早幹事。我瞌睡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將大黃取一兩來，碾爲細末。」沙僧乃道：

「大黃味苦，性寒，無毒，其性沉而不浮，其用走而不守，奪諸鬱而無壅滯，定禍亂而致太平，名之曰「將軍」。」

「此行藥耳，但恐久病虛弱，不可用此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賢弟不知，此藥利痰順氣，蕩肚中凝滯之寒熱，你莫管我，你去取一兩巴豆，去殼去膜，搥去油毒，碾爲細末。」八戒道：

「巴豆味辛，性熱，有毒，削堅積，蕩肺腑之沉寒，通閉塞，利水穀之道路，乃斬關奪門之將，不可輕用。」

行者道：「賢弟，你也不知，此藥破結宣腸，能理心膨水脹，快裂來，我還有佐使之味，輔之也。」他二人即時將二藥碾細，道：「師兄，還用那幾十味？」行者道：「不用了。」八戒道：「凡百八味，每味三斤，只用此二兩，誠爲起奪人了。」行者將一個花磁蓋子，道：「賢弟莫講，你拿這個蓋兒，將鍋臍灰刮半盞過來。」八戒道：「要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藥內要用。」沙僧道：「小弟不曾見藥內用鍋灰。」行者道：「鍋灰名爲「百草霜」，能調百病，你不知道。」

那馱子真個刮了半盞，又碾細了。行者又將盞子遞與他道：「你再去把我們的馬尿等半盞來。」八戒道：「要他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要丸藥。」沙僧又笑道：「哥哥，這事不是耍子。馬尿腥臊，如何入得藥品？我只見醋糊爲丸，陳米糊爲丸，煉蜜爲丸，或是清水爲丸，那會見馬尿爲丸？那東西腥腥臊臊，脾虛的人，一聞就吐，再服巴豆、大黃，弄得人上吐下瀉，可是耍子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不知就裏。我那馬，不是凡馬。他本是西海龍身。若得他肯去便溺，憑你何疾，服之即愈。但急不可得耳。」

八戒聞言，真個去到馬邊。那馬斜伏地下睡哩。馱子一頓脚踢起，襯在肚下，等了半會，全不見撒尿。他跑將來，對行者說：「哥啊，且莫去醫皇帝，且快去醫醫馬來。那亡人乾結了，莫想尿得出一點兒！」行者笑道：「我和你去。」沙僧道：「我也去看看。」

三人都到馬邊，那馬跳將起來，口吐人言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師兄，你豈不知我本是西海飛龍，因爲犯了天條，觀音菩薩救了我，將我鑿了角，退了鱗，變作馬，馱師父往西天取經，將功折罪。我若過水撒尿，水中遊魚，食了成龍；過山撒尿，山中草頭得味，變作靈芝，仙僮採去，長壽；我

怎肯在此塵俗之處輕拋却也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謹言。此間乃西方國王，非塵俗也，亦非輕拋棄也。常言道：『衆毛攢裘。』要與本國之王治病哩。醫得好時，大家光輝。」

那馬纔叫聲『等着。』你看他往前撲了一撲，往後蹲了一蹲，咬得那滿口牙齒支支的響亮，僅努出幾點兒，將身立起。八戒道：「這個亡人就是金汁子，再撒些兒也罷！」那行者見有少半盞道：「噫了！噫了！拿去罷。」沙僧方纔歡喜。三人回至廳上，把前項藥餌攪和一處，搓了三個大丸子。行者道：「兄弟，忒大了。」八戒道：「只有核桃大。若論我吃，還不噫一口哩！」遂此收在一個小盒兒裏。兄弟們連衣睡下，一夜無詞。

早是天曉，却說那國王耽病設朝，請唐僧見了，即命衆官快往會同館參拜神僧孫長老取藥去。多官隨至館中，對行者拜伏於地，道：「我王特命臣等拜領妙劑。」行者叫八戒取盒兒，揭開蓋子，遞與多官。多官啟問：「此藥何名？好見王回話。」行者道：「此名『烏金丹。』」八戒二人暗中作笑道：「鍋灰拌的，怎麼不是烏金！」

多官又問道：『用何引子？』行者道：『藥引兒兩般都下得。有一般易取者，乃六物煎湯送下。』多官問：『是何六物？』行者道：

『半空飛的老鴉屁，緊水負的鯉魚尿；王母娘娘搽臉粉，老君爐裏煉丹灰；玉皇戴破的頭巾，要三塊，還要五根，困龍鬚，六物煎湯送此藥，你王愛病等時除。』

多官聞言道：『此物乃世間所無者，請問那一般引子是何？』行者道：『用無根水送下。』多官笑道：『這個易取。』行者道：『怎見得易取？』多官道：『我這裏人家俗論：若用無根水，將一個碗盞，到井邊，或河下，舀了水，急轉步，更不落地，亦不回頭，到家與病人吃藥，便是。』行者道：『井中河內之水，俱是有根的。我這無根水，非此之論，乃是天上落下的，不沾地就吃，纔叫做「無根水」。』多官又道：『這也容易，等到天陰下雨時，再吃藥便罷了。』遂拜謝了行者，將藥持回獻上。

國王大喜，即命近侍接上來，看了道：『此是甚麼丸子？』多官道：『神僧說是「烏金丹」，用無根水送下。』國王便教宮人取無根水。衆官道：『神僧說，無根水不是井河中者，乃是天

上落下不沾地的纔是。」國王即喚當駕官傳旨，教請法官求雨。衆官遵依出榜不題。

却說行者在會同館驛上，叫猪八戒道：「適間允他天落之水，纔可用藥，此時急忙，怎麼得個雨水？我看這王倒也是個大賢大德之君，我與你助他些兒雨下藥，如何？」八戒道：「怎麼樣助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在我左邊立下，做個輔星。」又叫沙僧：「你在我右邊立下，做個弼宿。」等老孫助他些無根水兒。」

好大聖，步了罡訣，念聲呪語，早見那正東上，一朵烏雲，漸近於頭頂上，叫道：「大聖，東海龍王放廣來見。」行者道：「無事不敢相煩，請你來助些無根水與國王下藥。」龍王道：「大聖呼喚時，不會說用水，小龍隻身來了，不會帶得雨器，亦未有風雲雷電，怎生降雨？」行者道：「如今用不着風雲雷電，亦不須多雨，只要些須引藥之水便了。」龍王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打兩個噴涕，吐些涎津，溢與他吃藥罷。」行者大喜道：「最好！最好！不必遲疑，趁早行事。」

那老龍在空中，漸漸低下烏雲，直至皇宮之上，隱身全像，嚙一口津唾，遂化作甘霖。那滿

朝官齊聲喝采道：『我主萬千之喜！天公降下甘雨來也！』國王即傳旨教：『取器皿盛着，不拘宮內外及官大小，都要等貯仙水，拯救寡人。』你看那文武多官並三宮六院妃嬪與三千彩女，八百嬌娥，一個個擎杯把盞，舉碗持盤，等接甘雨。

那老龍在半空，運化津涎，不離了王宮前後。將有一個時辰，龍王辭了大聖回海。衆臣將杯盂碗盞收來，也有等着一點兩點者，也有等着三點五點者，也有一點不曾等着者，共合一處，約有三盞之多，總獻至御案。真是異香滿襲金鑾殿，佳味薰飄天子庭！

那國王辭了法師，將着「烏金丹」並甘雨，至宮中，先吞了一丸，吃了一盞甘雨；再吞了一丸，又飲了一盞甘雨；三次，三丸俱吞了，三盞甘雨俱送下。不多時，腹中作響，如轆轤之聲不絕，即取淨桶，連行了三五次，服了些米飲，歇倒在龍牀之上。有兩個妃子，將淨桶檢看，說不盡那穢污痰涎，內有糯米飯塊一團。妃子近龍牀前來報：『病根都行下來也！』

國王聞此言，甚喜，又進一次米飯。少頃，漸覺胸心寬泰，氣血調和，就精神抖擻，脚力強健，下了龍牀，穿了朝服，即登寶殿，見了唐僧，輒倒身下拜。那長老忙忙還禮，拜畢，以御手攙着，使

教閣下，「快具簡帖，帖上寫朕「再拜頓首」字樣，差官奉請法師高徒三位，一壁廂大開東閣，光祿寺排宴酬謝。」多官領旨，具簡的具簡，排宴的排宴，霎時俱完。

却說八戒見官投簡，喜不自勝，道：「哥啊，果是好妙藥！今來酬謝，乃兄之功。」沙僧道：「二哥說那裏話！常言道：「一人有福，帶挈一屋。」我們在此合藥，俱是有功之人，只管受用去，再休多話。」咦！你看他弟兄們俱歡歡喜喜，徑入朝來。衆官接引，上了東閣，早見唐僧、國王、閣老，已都在那裏安排筵宴哩。

這行者與八戒、沙僧，對師父唱了個喏，隨後衆官都至，只見那上面有四張素桌面，都是吃一看十的筵席；前面有一張董桌面，也是吃一看十的珍饈。左右有四五百張單桌面，真個排得整齊——

古云：「珍饈百味，美祿千鍾。瓊音酥酪，錦繡肥紅。」寶妝花彩豔，果品味香濃。斗糖龍纏列獅仙，餅錠拖爐擺鳳侶。董有豬羊雞鵝魚鴨般般肉，素有蔬葷笋芽木。

耳並蘑菇。幾樣香湯餅，數次遞酥糖。滑軟黃梁飯，清新菰米糊。色色粉湯香又辣，
般般添換美還甜。君臣舉盞方安席，名分品級慢傳壺。

那國王御手擎杯，先與唐僧安坐。三藏道：『貧僧不會飲酒。』國王道：『素酒。法師飲此一杯，何如？』三藏道：『酒乃僧家第一戒。』國王甚不過意，道：『法師戒飲，却以何物爲敬？』三藏道：『頑徒三衆代飲罷。』國王却纔歡喜，轉金卮，遞與行者。行者接了酒，對衆禮畢，吃了一杯。國王見他吃得爽利，又奉一杯。行者不辭，又吃了。國王笑道：『吃個三寶鐘兒。』行者不辭，又吃了。國王又命斟上，『吃個四季杯兒。』八戒在旁，見酒不到他，忍得他嚙嚙嚙睡；又見那國王苦勸行者，他就叫將起來道：『陛下，吃的藥也虧了我那藥裏有馬——』

這行者聽說，恐怕馱子走了消息，却將手中酒遞與八戒。接着就吃，却不言語。國王問道：『神僧說藥裏有馬，是甚麼馬？』行者接過口來道：『我這兄弟，是這般口廠。他有個經驗的好方兒，他就要說與人。陛下早間吃藥，內有馬兜鈴。』國王問衆官道：『馬兜鈴是何品昧？能醫何證？』時有太醫院官在旁道：『主公——』

「兜鈴味苦寒無毒，定喘消痰大有功，通氣最能除血毒，補虛寧嗽又寬中。」

國王笑道：「用得當！用得當！豬長老再飲一杯。」馱子亦不言語，却也吃了個三寶鍾。國王又遞了沙僧酒，也吃了三杯，却俱敝坐。飲宴多時，國王又擎大爵，奉與行者。行者道：「陛下請坐，老孫依巡痛飲，決不敢推辭。」國王道：「神僧恩重如山，寡人酬謝不盡，好歹進此一巨觥，朕有話說。」行者道：「有甚話說了，老孫好飲。」國王道：「寡人有數載憂疑病，被神僧一貼靈丹打通，所以就好了。」

行者笑道：「昨日老孫看了陛下，已知是憂疑之疾，但不知憂疑何事。」國王道：「古人云：『家醜不可外談。』奈神僧是朕恩主——惟不笑，方可告之。」行者道：「怎敢笑話，請說無妨。」國王道：「神僧東來，不知經過幾個邦國？」行者道：「經有五六處。」又問：「他國之后，不知是何稱呼？」行者道：「國王之后，都稱爲正宮，東宮，西宮。」國王道：「寡人不是這等稱呼，將正宮稱爲金聖宮，東宮稱爲玉聖宮，西宮稱爲銀聖宮。現今只有銀玉二后在宮。」行者道：「金聖宮因何不在宮中？」國王滴淚道：「不在已三年矣。」行者道：「向那廂去了？」

國王道：「三年前，正值端陽之節，朕與嬪后都在御花園海榴亭下解粽插艾，飲菖蒲雄黃酒，看鬪龍舟，忽然一陣風至，半空中現出一個妖精，自稱賽太歲，說他在麒麟山獬豸洞居住，洞中少個夫人，訪得我金聖宮生得美貌嬌姿，要做個夫人，致朕快早送出。如若三聲不獻出來，就要先吃寡人，後吃衆臣，將滿城黎民，盡皆吃絕。」

「那時節，朕却憂國憂民，無奈，將金聖宮推出海榴亭外，被那妖響一聲攝將去了。寡人爲此着了驚恐，吃那粽子，凝滯在內；況又晝夜憂思不息，所以成此苦疾三年。今得神僧靈丹服後，行了數次，盡是那三年前積滯之物，所以這會體健身輕，精神如舊。今日之命，皆是神僧所賜，豈但如泰山之重而已乎？」

行者聞得此言，滿心喜悅，將那巨觥之酒，兩口吞之，笑問國王曰：「陛下原來是這般驚憂？今遇老孫，幸而獲愈。但不知可要金聖宮回國？」那國王滴淚道：「朕切切思思，無晝無夜，但只是沒一個能獲得妖精的。豈有不要他回國之理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老孫與你去伏妖邪，何如？」國王跪下道：「若救得朕后，朕願領三宮九嬪，出城爲民，將一國江山，盡付神僧，讓你爲

帝。」

八戒在旁，見出此言，行此禮，忍不住呵呵大笑道：「這皇帝失了體統，怎麼爲老婆不就要江山，跪着和尙？」行者急上前，將國王攙起道：「陛下，那妖精自得金聖宮去後，這一向可曾再來？」國王道：「他前年五月節攝了金聖宮，至十月間來，要取兩個宮娥去伏侍娘娘，朕即獻出兩個。至舊年三月間，又來要兩個宮娥；七月間，又要去兩個；今年二月裏，又要去兩個；不知到幾時又要來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似他這等頻來，你們可怕他麼？」國王道：「寡人見他來得多遭，一則懼怕，二來又恐有傷害之意，舊年四月內，是朕命工起了一座避妖樓，但聞風響，知是他來，即與二后、九嬪，入樓躲避。」行者道：「陛下不棄，可携老孫去看那避妖樓一番，何如？」

那國王即將左手携着行者出席。衆官一齊起身。豬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不達理，這般御酒不吃，搖席破坐的，且去看甚麼哩？」國王聞說，情知八戒是爲嘴，即命當駕官抬兩張素桌面，看酒在避妖樓外伺候。馱子却纔不喚，同師父、沙僧，笑道：「翻席去也。」一行文武官引導。那

國王並行者相攙，穿過皇宮到了御花園後，更不見樓臺殿閣。行者道：『避妖樓何在？』

說不了，只見兩個太監，拿兩根紅漆杠子，往那空地上掬起一塊四方石板。國王道：『此間便是。這底下有二丈多深，密成的九間朝殿。內有四個大缸，缸內滿注清油，點着燈火，晝夜不息。寡人聽得風響，就入裏邊躲避，外面着人蓋上石板。』行者笑道：『那妖精還是不害你；若要害你，這裏如何躲得？』

正說間，只見那正南上，呼呼的吹得風響，播土揚塵。說得那多官齊聲報怨道：『這和尚鹽醬口，講甚麼妖精，妖精就來了！』慌得那國王丟了行者，即鑽入地穴。唐僧也就跟入。衆官亦躲個乾淨。八戒、沙僧也都躲，被行者左右手扯住他兩個道：『兄弟們，不要怕得。我和你認他一認，看是個甚麼妖精。』八戒道：『可是扯淡認他怎的？衆官躲了，師父藏了，國王避了，我們不去了罷，銜的是那家世！』

那獸子左掙右掙，掙不得脫手，被行者拿定多時，只見那半空裏閃出一個妖精。你看他怎生模樣——

九尺長身多惡獠，一雙環眼閃金燈。兩輪查耳如撐扇，四個鋼牙似插釘。鬚繞紅毛眉豎焰，鼻垂精準孔開明。髭髯幾縷硃砂線，顴骨峽嶸滿面青。兩臂紅筋藍靛手，十條尖爪把鎗擎。豹皮裙子腰間繫，赤腳蓬頭若鬼形。

行者見了道：『沙僧，你可認得他？』沙僧道：『我又不曾與他相識，那裏認得？』又問：『八戒，你可認得他？』八戒道：『我又不曾與他會茶會酒，又不是賓朋鄰里，我怎麼認得他？』行者道：『他却像東嶽天齊手下把門的那個醜面金睛鬼。』八戒道：『不是！不是！』行者道：『你怎知他不是？』八戒道：『鬼乃陰靈也，一日至晚，交申酉戌亥時方出。今日還在巳時，那裏有鬼敢出來？就是鬼，也不會駕雲縱會弄風，也只是一陣旋風耳，有這等狂風？或者他就是養太歲也。』行者笑道：『好馱子！倒也有些論頭！既如此說，你兩個護持在此，等老孫去問他個名號，好與國王收取金聖宮來朝。』八戒道：『你去自去，切莫供出我們來。』行者昂然不答，急縱祥光，跳將上去。唵！正是——

安邦先却君王病，守道須除愛惡心。

畢竟不知此去，到於空中，勝敗如何，怎麼擒得妖怪，救得金聖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